

→ 金堤出发

露染草木

□ 范昕

白露前后,读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,其中有云:“八月节……阴气渐重,露凝而白也。”每年的这一时节,天气转凉,夜晚水汽凝结,清晨时分,地面上和树叶上就会有许多晶莹剔透的露珠,故曰白露。这些露珠,如同大地在夜幕中写给太阳的情诗,字字珠玑,美不胜收。

白露分三候:一候鸿雁来,二候玄鸟归,三候群鸟养羞。玄鸟即燕子,一般在春分清明前后由南北来。羞即馐。《礼记》注曰:“羞者,所美之食。”

又曰:“养羞者,藏之以备冬月之养也。”白露时节,林木在蓊郁葱茏之中带了点苍苍茫茫之势。长势稍弱的草木,叶子已经开始生了斑斑锈迹,或叶片从边缘开始蜷曲,或率先有了清澈、透明、黄中带绿的叶片,或不声不响地开始脱落。不过,大部分树叶苍劲依旧,不细看的话,繁茂之势,不减盛夏。

这中间有不少草木,从春末夏初一直开花到现在,着实令人感动。四季轮回,枯荣交替,它们相当于用大半辈子的时光在开花。比如醉鱼草、梭鱼草、再力花、苕菜、楝棠、六道木、翅果菊、千屈菜等。此时,它们开花的势头比盛花期自然有所减弱,但仍是初秋时节里美美的风景。

醉鱼草属灌木,开白色、深紫或浅紫的穗花。据说,将它的花叶揉碎,洒在水塘中,

可以将小鱼醉倒。袅袅秋风中,捉几尾小鱼回去滋补身体,倒是桩美事,我试了试,可惜没一条醉倒的。是剂量不够的缘故,还是怎么的,不得而知。

梭鱼草一般依水而生,穗花,花呈很梦幻的淡紫色,在阳光的照耀下,玲珑晶莹,宛若精灵。大约是它得了秋水之灵气的缘故,气质格外浪漫娴雅。再力花叶片为卵状披针形,花茎细长笔挺,顶端挑着小串紫花,风过处更显亭亭袅袅,绰约曼妙。

苕菜的叶子像是迷你型的睡莲,不过质地更为柔嫩。苕菜开小黄花,从春到秋,明媚灼目。参差苕菜,左右采之。在《诗经》中,秋水弥漫之处,荷花风雅可爱,勾起了有情人对窈窕淑女的无尽相思。

翅果菊一边黄花灼灼,一边花蕾稚嫩,另一边又结出了毛茸茸的果球。秋风一吹,阳光中的种子凌乱散漫,好似进入了垂暮之年的老人,顶着一头苍苍白发,随时准备着挥一挥手,作别人间。

千屈菜,每次看到这花就不由哑然失笑,是谁给你取了这个名字?你可曾受过千般委屈?它压根儿不理我,自顾自地在柔韧的枝条间嫣然媚笑,迥迤而开。

曼陀罗是种浑身上下弥漫着迷一样的气息的植物。《广群芳谱》引《法华经》曰:“佛说法时,天雨曼陀罗花。”释迦牟尼成佛之时,大地震动,诸天神齐赞,地狱鬼畜生三

道的许多苦厄,一时休息,天鼓齐鸣,发出妙音,天雨曼陀罗花、曼殊沙花、金花、银花、琉璃花、宝花、七宝莲花等。故事确实挺动听的,不过,传说归传说。事实上,曼陀罗花远远闻着就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,让人不由掩鼻绕行。它的花形倒是颇为清丽别致,尤其边缘五个尖尖,有种妖娆诡异的美。此花全株有毒,可入药。

还有些花专门开在冷落清秋节。万物渐趋荒芜时,它们挺身而出,显得别有一番情趣。鸡矢藤,不知谁给它取了这么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名字。它开筒状花,中间红紫,边缘白色。鸡矢藤属藤本,缘物攀爬,随处可见。

石蒜,花开有粉色、淡黄、橙黄、大红诸多颜色。其中的红花石蒜,就是大名鼎鼎的彼岸花。花开红艳如火,烈艳中带着摧枯拉朽蔑视凡俗的气势。佛经里说,彼岸花“开一千年,落一千年,花叶永不相见。情不为因果,缘注定生死”。实则它和寻常之花一样,每年开落。

茨菇,一直以它是南方才有的植物,这两天突然在绿城见到,惊讶得下巴快掉在了地上。“茨菇叶烂别西湾,莲子花开犹未还。妾梦不离江上水,人传郎在凤凰山。”初识字时,这诗即朗朗于口,谙熟于心,不想还能见得茨菇本尊。茨菇的叶子呈倒V型,故而又名剪刀草、燕尾草。偶遇时,它刚从枝杈又叉间举出一串串小花蕾,还未开花。茨菇

花为白色,也有少数开黄花。

白露时节,桂花也差不多要开了。每次路过桂树,都要仰脸看一看桂花的花蕾长到了什么程度。可是,每次却连桂花的影儿都看不到,害得我既充满期待又忐忑不安。观树如揣摩人生,越到紧要之处,越考验人的耐性和悟性。自然与人生的奥妙,不是轻易能够获得的。桂树一直沉默不语。然而这两天,我终于看到了它比小米粒略大的花蕾。很快,它就会馥郁芬芳,花香倾城!

桂花的香味和风姿,说是颠倒众生也不为过。屈原说,“援北斗兮酌桂浆”;宋之问说,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。李商隐也有诗云:“风波不信菱枝弱,月露谁教桂叶香。”借桂树写爱情,倍加哀婉动人。李清照的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轻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”,对桂花可谓推崇备至。再看苏轼的“桂棹兮兰浆,击空明兮溯流光,渺渺兮予怀,望美人兮天一方”,更加令人神往。

桂花可以赏其花、赏其香、赏其风姿,这些都是精神层面的享受。其实,它还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,用来做各种零食茶点。新鲜的桂花晾干后可以泡茶,清香馥郁;也可放入白酒中,加入适量冰糖浸泡,白酒吸收了桂花的香气,入口柔和,香甜醇润,糖渍桂花,桂花糕、桂花莲子羹、桂花小圆子等,也都是可口的休闲小食。

飘窗

□ 林涓

装修新房子前,在一个号称设计最前沿的公众号上,浏览了大量的飘窗设计方案,一心想把朝南的飘窗装修成阳光书房。装修公司实地一考察,说,铺成大理石台面没有一点问题,但要掏空打柜子,在上面放书、搁电脑,不行。心中不免存有遗憾。房子装修好后,只得把飘窗光洁的台面,充足的阳光,让给花草草。

一日,阳光甚好。一念起,迫使花花草草让位,寻出旧日的绿毛毯铺上,小花圃就变成了榻榻米。待一切收拾停当,猴急地爬上去,仰卧起坐,像徜徉在洒满阳光的海上。

一书,一杯,一炕桌,一靠枕,聚在飘窗窗台上。书是闲书,风翻到哪页看哪页,看两页可放下,做无限遐想。杯子是透明的玻璃杯,带有蓝色曼陀罗花。杯里的茶不必名贵;夏天是青青的薄荷叶,清凉;冬天是红红的玫瑰花,养颜。炕桌有蓝天白云图案,帆船在蔚蓝的大海上航行,又苍茫又辽阔。靠枕是黛玉喜欢的床帐的颜色——藕荷色,典雅。

坐在飘窗上,读书累了,小寐醒了,遐想够了,望窗外,如赏画。春花烂漫,夏树成荫,秋叶满地,冬雪皑皑,四季的美景,自不必说,养目。更有那养心的,蹒跚的孩童,走路还不太稳当,摇摇晃晃地跑到奶奶跟前,踮着脚尖把糖果硬往奶奶嘴里塞,不吃不行,哭;鹤发的老人,或相互搀扶着锻炼,或坐在休息椅上聊天、晒太阳;更有今年的情人节,前一天晚上落了雪,一对青年男女在雪地里相拥,一个深蓝,一个浅棕,不怕天寒,不畏地冻,只为心中燃烧的爱情,隔了五层楼的高度,他们像浸在了时光的长河里,无暇他顾。不谈情事已多年,只看得自己着了,他们还不厌。逃离飘窗,转身照镜子,脸绯红,似也和谁在谈一场天纯地白、天长地久的恋爱,心兀自地有小鹿在撞。

月洒清辉的夏夜,飘窗亮丽得像铺了一层碎银。一窗明月半窗书。不开灯,弃了书,向外眺望,看得见窗外的人,窗外的人却瞅不见自己。习习的小夜风,穿过绿窗纱在耳边轻轻地拂。明月清风皆不用买,心中涌起了谁便宜的窃喜。有星的夜晚,星空浩瀚深远,还不开灯,手不能摘星辰,亦不敢高声语,恐惊了那个心上人,只静静地看,遥遥地想,在飘窗外漫漫的天际,似乎有泰戈尔的声音飘来:“我相信在群星之中有一颗星星,引领我的灵魂,穿过未知的黑暗……”

晚来天欲雪。想象着另外一扇飘窗内,有一双红酥手,正持一把紫砂的小茶壶,人润在缥缈的蒸汽里,朦朦胧胧,茶正香,隔窗对空吃语:“能饮一杯无?”似我一般的痴。

飘窗外外皆风景,如果你拥有一颗欢喜的心。

→ 漫步经心

故园枣恋

□ 葛惠弘

我对故园的枣树并没有多大的兴趣,不是因为枣针挂破了奶奶用掐草辫的钱给我买的人生第一件衬衫,也不是因为爷爷说吃多了枣会虫吃牙,以致至今还保留着我残缺的龋齿,更不是因为寓意“早生贵子”的新婚床铺上的图案,让三代单传的我未能如愿以偿。

2016 年翻盖旧宅,我想将五棵枣树除去,只剩下干净的院落,免得还常常挂着它们。一向不爱操心的爱人却不以为然,嘟囔了一句:“还是留着吧。”这回,我依了她。

好久不回故园了,今天站在五棵挂满枣的树中间,陷入沉思、久久不愿离去。同去的姊妹和晚辈也没有打扰我,他们似乎也懂得我此时的心境。

七月十五枣红圈,八月十五晒枣干。酷暑之后,爷爷总爱念叨这句话。于是,便在合适的日子打枣。童年的记忆里,我年年都是在爷爷叫醒后,迷迷糊糊地去捡枣,捡着吃着。尽管有枣嘶里啪啦地砸落在头顶上、脊背上,却不敢发出疼痛的叫声,怕惊醒了左邻右舍的小伙伴,与我争枣吃。

枣的晾晒很费工夫,地上和房顶上总会有家禽祸害。最可怕的是下雨,往往全家人都去地里忙,一阵乌云之后的雷阵雨最使人措手不及。倘若再加上连阴天,枣便会烂掉。打枣时的喜悦和晾晒枣时的焦躁心情会形成鲜明的反差。晒枣时若赶上三五日好天,全家人就会心花怒放,谢天谢地。不然,全家人会一筹莫展。

若是丰收的年景,是要收两大麻袋枣的。我们兄妹几人也只能在爷爷打枣的时候能分享丰收的喜悦,一旦枣被晾晒好,便没有接触的机会了。腊月二十三,留下做枣泥豆馅的枣,其余的要拿到集市上去卖。

卖枣的差事是奶奶的。奶奶干净要好,在三乡五里是出了名的。一到集上,她的枣很快就会卖光。奶奶卖了枣,买年货回家,属于我的炮仗、二踢脚,起火偏多,当然也少不了几个妹妹头上的插花和五彩斑斓的头绳之类。除此之外,父亲还总是挑一些最饱满最好看的枣做酒枣。他精选古城小北门的高度粮食酒,将枣密封贮存。待除夕之夜和大年初一,犒赏左邻右舍和来磕头的孩子。好多年之后,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还常常说起父亲做的酒枣。

父亲不像爷爷,顿顿都要煮大枣、红豆、胡萝卜、小米之类,他爱吃咸食,一生几乎没有吃过枣。1988 年秋,因为要翻盖房子,砍了几条挂满枣的枝条,身体便有了毛病。母亲没有让我们兄妹知道,我一个人陪着父亲看了好多年的医生,还是没有治好。那时我参加工作还不到三年。从那以后,我便不喜欢故园的枣树了。

母亲说,你爹除了在你们小的时候每年给你们做酒枣,还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三夜里做枣泥豆馅,一年也没有隔过。他一个人选枣、选红豆,从家后井里挑水、劈柴、烧锅、熬夜,掌握火候。腊月二十四早上,盛好第一碗端给你爷爷,他自己是不吃甜食的。一直到他离开我们,年年如此。

年近百岁的奶奶前些年嘱咐我:“我老了的之后要回家,把原来你爹盖的院子翻盖一下吧。我走了,亲戚来了,也有个像样的地方。”我没敢怠慢,在最短时间内按奶奶的要求办好了。五棵枣树分布在院子的南面和西面,南面三棵,西面两棵,比以前长势好。奶奶走后的这两年,枣子结得多于我记忆中的任何一个年份。

前些日子,孩子说,咱家的枣长得样子不好,吃着还行,但还是不如人家新郑枣、新疆枣更好看、更好吃。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是啊,故园的枣样子虽然不如人家的好,味道不如人家的好,但我吃着这样的枣长大的。故园的枣是我的童年、青年及中年的伙伴,每年枣红了的季节总想回去,总想带着姊妹和晚辈回去,目的就是不要忘记对故园的情感,由此激发对未来不变的初心和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。

故园中的五棵枣树,多像生活中的五个兄妹。

→ 长堤短歌

登王屋山

□ 刘会平

初冬时节艳阳天，
五八同学赴济源。
高谈阔论话发展，
欢声笑语尽开颜。
亭台错落王屋山，
漫山遍野层林染。
大坝气势好磅礴，
巍峨壮美现奇观。
愚公移山夺天工，
斧劈钎凿战犹酣。
子子孙孙无穷尽，
挖山不止代代传。
群峰叠嶂山水美，
朱总当年已踏遍。
重走前辈革命路，
初心不忘志更坚。
牢记使命跟党走，
攻坚克难谱新篇。
党性教育作用大，
精神抖擞永向前。
中华民族要复兴，
撸起袖子加油干。

→ 流年光影



金堤

风光 （摄影） 苗青

我们村的老师

□ 文夫

我们村在当地算是一个较大的村庄,有一千多口人。村里人尊师重教,有兴办学堂的传统。抗战时期,因处于老解放区腹地,建有小学,周围三乡五里的不少孩子来我们村上学。到我上学时,村里有两座学屋,一座在村西北角,是一年级班,另一座是二三年级合班,在村东头。教师都是本村的人。

教一年级的老师姓马,瘦高个头,当年响应号召,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,脚板受了枪伤,落下走路一瘸一拐的毛病。他小时念过私塾,有点文化底子,复员回村后,承担起教小学一年级的任务。这位老师性格内向,平日子不苟言笑,又或许受当兵经历的影响,对学生要求严厉,让初入学堂的孩子望而生畏。跟他学了一个多月,我和同一胡同的玩伴不愿受其约束,就不再去学了。那个年代,大人对孩子上学没有过多的想法,因而对孩子上学情况并不怎么过问,对迟到早退甚至旷课也很少追究。

跟马老师上学时间短,对他的教学没有过多感受,只知道他深得村人敬重。后来大了,方才明白,这份敬重,不仅在于他上过战场负过伤,也不仅在于他管教学生严,最重要的一点是,他为人严谨忠厚。爱读《易经》的他对阴阳八卦有一些研究,村里谁家娶媳妇嫁闺女,都要找他选个良辰吉日,谁有什么不好排解的烦心事,也会请他指点一番。

残疾的马老师脸冷心热,总是有求必应,更难得的是,口风严实。不论谁去找他,说些什么,他从不往外说半个字,由此深得乡邻的信赖。

教二三年级的赵老师与我邻居,国字脸盘,浓眉大眼,肤色白净,一米八多的身高,不胖不瘦,走起路来两手前后大幅摆动,给人一种带着风的感觉。赵老师上过师专,毕业后从教,成为让人羡慕的公家人。三年困难时期,国家动员公职人员返乡。据赵老师说,当时每个单位都有一定人数,他看领导作难,便主动报名回家。领导心里其实并没打他主意,但见他主动要求,除了惋惜,也不好多说什么。返乡的他,被村里用其所长,承担起了教学的任务。赵老师见我和玩伴两个人不去上学,整天在胡同与大街上疯玩,怕耽误学业,同大人商量后,让我们去他学校当了旁听生。上课时,他给二三年级先后讲课,等下课了再教我俩,从没见过忙累,更未要过什么报酬。

赵老师文化底子厚,写得一手好字,村人找他帮忙写信什么的,他从不推辞。快过年时,他更是忙得不亦乐乎。那时,人们手头紧,过年贴的对联,都是只买张红纸,然后请赵老师在上面写字。记得春节前几天,赵老师家堂屋门口的小桌上,堆满了村人送来的大红纸。赵老师也不厌烦,又是裁纸,又

是编词,又是书写。等到过年,大多人家的门上都张贴着赵老师写的对联,似乎成了他的书法展览。

我们上三年级时,赵老师被选调到新成立的片区中心学校,担任初中教师。在外面教学的本村人吴老师,这时回来接替他教我们。吴老师为人耿直,爱憎分明,对教学十分投入,视校如家,每天早去晚归。一次,快上课时,有位男生与一女孩斗气。女孩家庭成分高,不记得是地主还是富农了。男生就唱起那时常唱的一首歌:“天上布满星,月牙儿亮晶晶,生产队里开大会,诉苦把怨伸。万恶的旧社会,地主逼债活像那——”女孩听了,知道这是变相骂她,不由大哭。待吴老师走进教室,她仍擦鼻子抹泪。吴老师问清因由,气冲冲走到男生桌前,抡起巴掌就打。农村学校条件差,书桌是用土堆砌的台子,不像木桌底下有空间可躲。酷暑时节也没暑假,男生大多是光着上身。吴老师这一掌下去也着实结实,只听啪的一声,男生立马张大嘴,随即咬牙挤眉,忍住没哭出声来,但泪珠子却扑簌簌落下。等一堂课结束,男生背上仍留着五个手指印。自此,再调皮的学生也不敢在吴老师面前逞能了。

还有一位姓马的老师,一直在外村教学。对他印象深刻,起始于他的打猎,每当冬春教学空闲时节,中等身材有些偏瘦的他,